皇明疏議輯略

禦邊三 北虜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肆夸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巳之能而耻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糾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

轄於榆林者若孤山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韋州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畜産為之一空村邑荒凉疆埸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於賊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而賊勢日甚乃者上厪 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復命大將宜其大肆剿除庶乎少酬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

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圭儋爵以優游於朝行輦帛輿金以充牣於私室且其軍旅之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恐究其實則殺傷士卒悉泯而勿聞掇拾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壘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況夫京營之兵素為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累邊

兵之功罡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晉鎮京師以壯根本願乃輕於出禦以潰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去京師遠宣府大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衞則此當為藩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實擣虛兵家之算精銳既盡而老弱乃留於此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

也故軍旅之用粮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倍值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塩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輩倍徙之利故官級日濫塩法日沮而邉儲所由以不充也

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費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皆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彌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及乎採建白者之策則又往往不同故據

指掌之間歸附之兆沿途請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治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難彼或佯為遁跡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退不可歸竟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勵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沙漠為之不靖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

待戰人欲戰勇前行窮搜遠擊求危而履險欲爭於前
逞精技騎閑而意不必重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
方千里曠邑無際既無城郭亦無委積之守彼或
來避我以罷我於驅馳或掩襲而必乏援我之困餒人
客也於成擒中國後至於大利未勝之機猶蹈覆沒之禍
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發京而趨州之衆北
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滅平河套夫以累之於建州朶顏
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門閫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
生心猶難為之頓壞遺類既不可盡遷異於是益多是未
可知誠為無策也若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

今之延綏不步守不若遼東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戰之勝所守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所棄向之失求勝故今日之害猶在於延綏而關陝為之警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為謀故稱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多以為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擁中之小見馳筆下之浮辭謂論說為無益則置人命而不顧謂尋常為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廢置兆方略棄失我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尚且之難以損減

而先信沉之議制南夷得倡保備之說以為無事而不恤阨
違君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視是以往其他可
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紊於國紀又皆此等偏文之
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論之不若即古人已
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議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
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將[?]條例以聞聽其言君廷
睬而不切求其效或[?][?]而可責權在行之以誠要之以
久又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也一曰專將權以
一統制而責成功蓋兵勢之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
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一二

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盖可覧矣今總兵叅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動有相抗而無相下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以規免或逗申文移以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寖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輙禀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效其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

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犬牙相錯而得以成運動闔闢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威望仁義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謟諛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畏心而非猾詐避事之徒也庶必要之久而

綏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遐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素乾綱以駕御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筴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

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衛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窎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聚則非所賴况又二邊墩臺相離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徃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一至搶掠無遺可為太息臣謂當閒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為屛蔽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為隘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添置虜寇將至即相傳

報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窺虛實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蓋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而威服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倍之農力餽運安得不疲而竭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

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日供芻粮歲費賞犒虜塵未睹軍廪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平居之民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更番有期稍加廪餼得其驩心及其強鋭則教習雜於行伍之卒或有疾癘則罷遣復於畎畝之間況其物力資産既切於已父毋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陜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令復侵點恐成咨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於本境征調不至遠行民知效勞有限歸閒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疃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刼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要當開命信寬之臣愿立賞發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所分隸以居旁簇聽用官為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袪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

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盖人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左右之可致也及少誤軍機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曹彬武一劒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煖然春陽是以江南西

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況守邊之要覘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摭神出鬼沒過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

酬賞亦厚近時所用彼有虜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直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兼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毋濫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立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續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酧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人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戒之

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刼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蓋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渭河久廢漕渠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臣嘗考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弊至追救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屯田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illegible]

不暇然用桑弘羊治之計數置官田募民而田近[illegible]
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虜而不[illegible]
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illegible]
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可[illegible]
之時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illegible]
地形非有變易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illegible]行漕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數未備其後武帝益備
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illegible]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减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跡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善漕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懼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戍耕於沿邊之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

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于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粮餉由此而道即今塩船木筏往來無滞具以今戸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徳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衞及陜州諸倉其諸州衞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

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豈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漕運民旣有餘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謝鐸

竊惟天下之事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其事而言

則若急而實之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嘗竊古今極理勢而論之若有其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有爲其事無其本而能終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蓄養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一心而輔之者宰臣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臣嘗謹按古籍輙敢以是爲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于後焉惟中國之於夷狄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不可以

禮義化不可以衣冠處故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未嘗窮追遠討罷敝中國以為無益之圖然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庶幾為力易而成功不難矣臣嘗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契丹西有元昊講好納幣待以出為隱忍羈縻而已今則東而女直毛憐北則朶顏迤北西則哈密吐番莫不奉貢來朝陋比倭寇曷嘗聞其縣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境特以力為支持而已今而東則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曷嘗聞其雄據險阻如

彼者乎是夷狄之窺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亦未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盤據伏爲窟穴是猶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爲吾病哉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而卒未克服以底于成功者抑有説焉且以形勢而論淮甸失則江不可守漢中失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爲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内其何及哉善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絶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

綏經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較之宋時西兵盖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爲之將韓琦范仲淹爲之帥亦且無以爲用況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蹈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況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爲至難　朝廷久爲復套之

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然往者剏營之舉傳聞道路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怒堅彼復寇之心使虜而有知寧不反貽其哂乎幸而上賴　宗社之靈近復比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為東西之援於是而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循千八百墩以謹烽火以河曲為室家而屯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為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賊小至則彼此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賊大至則左右互援堅壁清野以

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大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戎屯聚賊援之所以道路則大城於昔以險阻則大過於昔道路近則我易於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氣阻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使彼激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虞欲深入吾內則有邀截之患跋前疐後方且進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盡地而守敵不敢與我戰者此其所也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 朝廷所以任用將帥

所以畜養士卒者何如耳盖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專馭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用夏守贇爲樞密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宰臣大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微小事之宜也不然一人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惑以禍人國家哉輸錢諧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債帥殷監不遠甚可畏也李牧爲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而狄青南征賞延之黨相閒駭愕不敢從行盖閫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將能

望其堅志竭力以為國家之用哉邛山之戰河橋陷没雖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在蜀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使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濫也今則殘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已躋極品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江漢高平之役斬樊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實未嘗廢也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坐享終身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為之吮其疽賞賜為將陳所賜金於麾下聽軍吏量以為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

心者也今而戰没者名數不聞於　朝廷克捷者功賞悉
縣於權勢甚至粮有尅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
充塞胸腹况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
斬張仁願禦寇卒敢回首望者必斬此則威足以制其死
命者也今而邊民不畏虜寇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
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濫惡良善驕心惰氣
凝滿眉目况得而用之乎君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
好勇陝西之土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
願矣爲方田立馬社厚以招賚如曹瑋者何人有久戍之
苦無安土之便失其信矣嘗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

世衡者何人強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幷於豪強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斂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衙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為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泝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之故智者誰乎轉褒漢之漕由南陽而入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葦金駝帛日湧月增止以輸

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而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卒因而掊尅者有矣何望其畏遏囟奴如郭伋之在漁陽者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淮鹽以爲水利然鹽爭賣窩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以爲權宜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全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滋立弊生根連蠹結凡此皆非虜之能敝我實我自敝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啓爭釁之端

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探探其黠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爲中國之體遐狡白丁重譯相伴何以通羌狄之情在彼爲效服之由蓋亦有繫于此不可以不慎者凡今之事率皆此類是臣欲備舉以陳顧其事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譬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一完髮而不受病雖盧扁華佗之神如欲一一而救之亦未有着手處矣獨調養元氣以壯吾心腹之本然後煎湯滌胃以大收瞑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陛下誠如前所謂無怠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

元而雖主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人得以朝夕輔導啓沃如孟子所謂格君者聖心無不正矣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溺玩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時費出以經絕恩倖杜私門省冗食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畜養士卒者皆周詳精密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者也不必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而來王率服之不暇尚何乩如思蘭孛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闊之談臣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據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克國者

將猶以為難度臣愚豈敢自謂其必然而望其為必可行哉不彼之圖而徒孳孳于此臣恐區區夷狄之患有非聖心之所深憂者矣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竊惟比歲逆虜亂加思蘭等糾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鄜秦固原近又窺我大同逼我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至雖伏鼠竄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惡草雖去而易生寄疾雖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肥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曲縱今不然明年必深入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務議

者恒以夷狄刼效[illegible]方遂梟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爲喜畫圖求[illegible]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盖三邊去京師凡數十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惟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幷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薊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貲蓋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為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雜亂文雖共築其數不滿數萬尚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

以來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衰極之虜雖草薙禽獮亦不為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醜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于民罷兵獘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闔援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

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顧為人所待其不顛衡錯亂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饑廐寺繁列而馬無畨良武庫充牣而用輙失措城堡棊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畨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

故臣常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尊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鉞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及其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綰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攘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階擢之法省察督之制數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然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遺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並其心官奉其

職務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閑斥諜可明號令可信雖曆而八荒狹而萬年可以高枕而無虞矣區區小虜惡足爲西北患哉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撮其大端爲 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惟在 陛下斷而行之耳一今西北邊境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勢爲守禦惟陜西自撒東勝以來河曲內地無險爲巢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而力寡載糧而進則道遠而難給遂使

寧夏外險及備禦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逋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中東沙地饒淹難繼或以兵立城堡民力不堪爲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願城受降乘默啜之虐范仲淹城大順籍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衂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

内邊之給傜力外供俟戍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爲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厯隘車轂不通驢騾所負芻米多至狼籍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重其入價大抵土所食者皆陜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陜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爲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爲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利哉臣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

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
廣加開墾謹防秋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番其所屯獲穀
以積收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
天下可也一馬者士之所資況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
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
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
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
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甚有賊殺其人者番既憾於
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
而西邊闕於用甚爲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

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禁廵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収良茶頻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徵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脩馬政之一端也一臣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況擢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焉當特召募甚得其用遡者驅之版築

編之衛所卽成眞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勸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繫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鎭所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鎭相爲首尾如一鎭所轄必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鎭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爲諉託以避罪辜

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為玩事甚為不細臣按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願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幾二十有三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鄰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間于其帥

然師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深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强利固在我臣按鼂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倍矣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

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彊塞能寒苦習戰鬭誠為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朘削得首級則苦於需索頒銖鏑則蔽於中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按陳贄言禁旅當衞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善者行賞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虚成在內則和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一功以首計自古為然比年以來南則荊襄廣東廣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胥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國家之例雖以

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懲矣臣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鑑虜張竟為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勑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士氣始振矣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雲奪哈密怙其桀驁文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命以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惟固封守以

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撫之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爲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懷其化雖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役其力役使爲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邊議八事疏　王鏊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虜方略臣忝預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臣上稽典籍下採群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

定廟算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　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將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懼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　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

而壞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與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文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

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
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
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特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
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
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
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矣二曰重
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
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
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

有都御史都御史歇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失總兵歇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失大同有急歇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歇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歇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 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

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
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遥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
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
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
同戰闘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
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
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
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
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
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

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將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贅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法法以濟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閫邊人苦所司之誅

求恩賞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　陛下當以内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裁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乎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以當今所患者

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絶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粮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鄉不著其名於

籍則應募者必豢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闘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

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畢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今日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

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將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衄虜以為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者其功罪賞罰之而已

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